



DADISHANG DE YIXIANGZHE

大地上的异乡者

回归简单生活，我离人群远了，离世界却近了。社会性的存在是不真切，身心穷于应付繁杂的人事，说些不痛不痒的应酬之话，真实的自我被淹没在社会生活情态之下。闭门幽居后，世界以本真面貌呈现在我眼前。我认真地看一颗灰尘飘飞，一只蚂蚁爬过，还让家居什物像我一样自然而荒落地乱摆。

周蓉/著

作家出版社

DADISHANG DE YIXIANGZHE

大地上的异乡者

周蓉/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上的异乡者/周蓉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7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74 - 7

I. 大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0934 号

大地上的异乡者

作者: 周 蓉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03 工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40 千

印张: 18.75

插页: 1

版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74 - 7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世界从家的窗口涌现 / 001

心跌入风景便有千古的意味 / 024

模特是人的最大的商品化 / 038

欧洲人在传统和自然中悠闲 / 053

历史的终端必然拴在现实生活中 / 064

江南人居以山水缓解人伦压抑 / 098

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强烈怀疑 / 108

文物使抽象的历史可以具体触摸 / 120

复活节岛文明毁于孤独 / 138

真正的野兽生活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/ 156

爱着比被爱更深刻 / 171

儒家为表,道家为里 / 185

花草的生命有着漠视浮世沧桑的内在恒定 / 205

病眼中的世界纷纷枯萎和凋谢 / 226

逃逸于纷扰与荒凉之间 / 234

北京有形而上的精神意味 / 255

最大的道德完善出于自觉而非良心 / 278

世界从家的窗口涌现

在认识森之前，我是个自由撰稿人，也是个古玩爱好者。我幽居家室，读书写作，把玩古董，靠网络购物维生。我这一辈子也许注定没什么本事，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敢于放弃。我放弃了职务和名分，终结了杂七杂八的社会关系，为的就是过清清爽爽的个人生活。

除了双休日到古玩市场转一圈、拣个漏外，我很少出门逛街。住宅区附近的超市、美发厅、诊所几乎满足了我生活的全部需求。我不再热爱外面的生活，是因为外面的生活太热爱我。商场里那些花枝招展的促销小姐，大街上那些五彩斑斓的商品广告，挑逗我的感官，诱惑我的欲望，说服我去消费。它们不是在向我招手，简直是想吞噬我！我在家素衣素面，以生命最基本的状态活着，过得自由而惬意。

回归简单生活，我离人群远了，离世界却近了。社会性的存在是不真切的，身心穷于应付繁杂的人事，说些不痛不痒的应酬之话，真实的自我被淹没在社会生活情态之下。闭门幽居后，世界以本真面貌呈现在眼前。我认真地看一颗灰尘飘飞，一只蚂蚁爬过，还让家居什物像我一样自然而荒落地乱摆。

日复一日，我重复着狭窄的家居生活，天空永远是窗角那不规则的一小块，阳光永远是照射到地板上的一小团，房子周围永远是住宅区间熟悉而隐隐的市井之声。但我并不感到单调，相反却其乐无穷。我在里面一会儿粗茶淡饭、成仙成佛，一会儿饕餮饮酒、放浪形骸，一会儿思考写作、知性高雅，一会儿洗衣拖地、平凡庸常。四壁隔离了外面的世界，使我不断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，做一个没有时代性的多变鬼魅。

我之所以感到自由安全，是因为家里的什物彻底按照我的意愿而摆设。鲜花、玻璃杯、水果、刀叉，它们的组合摆放构成一种意义朦胧的视觉冲击，更有我的意志在里面。人之所以在外面感到压抑不安，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并不按我们的意志而转移，异己的东西构成隐隐的威胁。

沙发、茶几、窗帘、床帷，居室温馨的内景最能让人遁入内心，梦幻的世界扩展开来。偶尔，我不情愿地出门到附近购物和办事，脑子里还恍恍惚惚的，经常没把钱找过来就走了。我稀里糊涂地办完事回到家，像完成了任务似的松一口气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幽居生活。我不喜欢经历具体事件，习惯于把一切事件的经历内化为纯粹的感受，有一种“幽人独往来”的虚幻缥缈。我太沉湎于家居时的心境，以致有时候我走出家门反而看不见世界，蜗居家室反而能看见世界。街上的人群越热闹，我越没安全感，反而是一种疏离感。我想，既然外面世界的丰富性无法被穷尽，那么生活越简单纯净，就越是自我的。我又回到家里，感受着双重的体验：约束而自由。这自由，是通过约束得来的。我喜欢家居独处时那种约束的自由自在，有限的无边无际，以及灵魂融化了躯体，溢出皮肤的荡漾感。

我的居室既不空洞也不豪华，但一切都清静而自在。我把花草等自然元素引进家室，家好像在四壁之外有所延伸，在意念上变得辽阔了。有时候，我着迷地看着阳光下花儿的影子，在地板上轻轻摇曳。花影比花儿更有意味，更烂漫多姿，因为影子近乎意象，更符合我梦幻的生活。

在深夜的静谧中，我对着床头的台灯作起哲学式的思考：它默默地立在我的床头，许多时候我对它视而不见；只有我拧亮它的时候，它的存在才显现；当我没注意它的时候，它是存在的吗？——它是存在的，只是我没意识到。——它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它的“存在”是通过我的意识而成立的。

夜晚来临，我打开电脑写作投稿或网上冲浪，这是我跟外面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。轻巧灵动的网络文字、经光色处理的绚丽图片、欢迎您光临的献媚之词、不断闪烁的“New”的诱惑、弹出或移动的冲击性广告，这些真假参半的信息从远方世界千丝万缕渗透过来，簇拥在我的周围，企图要把我生活的实在性给取消掉。而我每每在“Web 地址已经找到。请等待回应……”的片刻空白中被悬搁着，仿佛在千姿百态的浮世绘中参悟到静寂的禅。

有一个星期天，我在古玩市场上惊讶地看见一些器物，它们分别是梅瓶、贯耳瓶、执壶、三足洗等。我拿过来放在手心摩挲着，仔细查看它们的器型、釉色、胎底和岁月痕迹。一种直觉告诉我，它们属于宋朝五大名窑。可令我困惑不解的是，它们被一种金属镂雕的唐草纹包裹着。没见过这样的宋瓷，可我不敢肯定里面的瓷器是真的。我花了几千元买了几只，带回家深入研究，问题就在于瓷器外表一层金属饰物。唐草纹？宋瓷不可能被唐朝的工匠包装加工，这金属纹饰最起码出自跟宋朝并列的王朝，或是后世。我翻看了史书，历史上跟宋朝并列的是北方少数民族辽和金，这几个王朝的格局是：金先联合北宋灭掉辽，后北宋又被金所灭，南宋偏安一隅。这金属饰物难道是辽代契丹少数民族所为？或是另一个少数民族王朝金所为？辽代金银器在工艺史上可是很有名的。那么这些宋瓷是被辽代工匠重新包装的？我再仔细查看外面的金属纹饰，发现上面的龙纹具有明显的辽代风格。我又从史书上看到，宋和辽之间战事不断，很不平静，曾经订立了议和条约《澶渊之盟》。那么这些宋瓷是经过宋王室馈赠、边境贸易、战争掠夺落入契丹人手

里，契丹人再用他们擅长的金属工艺把它们包装起来？……我越来越确定自己的猜想。

春季拍卖会上，我把那只梅瓶委托一位藏友送去拍卖，结果问津者寥寥。我想问题就出在外面的那一层金属包装。国内的收藏者一般比较保守，他们只相信书籍中见过的宋瓷，而且认为存世量极少。宋瓷以简洁淡泊著称于世，外表被一层花里胡哨的金属纹饰包装着，他们肯定认为是假的。可我不死心。秋季拍卖会来临时，我小心翼翼剥掉了外面一层金属纹饰，再委托那位藏友送去拍卖，结果以高价被一位德国籍华人拍下。我很高兴这器物终于得到认可，也因此有了一大笔钱可以轻松度日。

没想到一天深夜，我的QQ 嘟嘟嘟地叫起来，有人加我，就是拍下我藏品的德国籍华人。他好像是从夜的幽暗中突然浮现出来的一个人，有些虚幻。他自报家门，说他叫森，早年在德国留学，专修西方哲学，后来法国搞古玩收藏。最近又因喜欢中国宋朝瓷器回国来。他拍下我的藏品，颇有感触，就找委托人要我的联系方式。我的电话线一直断开，手机也不时关闭，他只有通过网络找到我。

森：“我仔细看过了，那宋朝梅瓶釉面上有痕迹，外面肯定还有一层金属包装。”

我惊呆了：“啊！你怎么知道？”居然还有人为那一层不被认可的金属包装找上门来。

森：“我在法国见过这种东西，就那么几个，被一个法国收藏家重门紧锁在保险柜里。你知道它的价格吗？顶得上三辆‘奔驰’！”

我：“哦！”我无言以对。

森：“那层金属纹饰现在在哪儿？”

我：“在我这儿呢。”

森：“哦，你怎么忍心剥得下手?!”

我急切地敲打着键盘：“你听我说，我第一次送去拍卖没人认可，所以第二次，我就剥去了那层皮。”

森劈头盖脑骂过来：“你真是暴殄天物啊!”

我慌忙抱歉：“亲爱的朋友，为了你的诚意，我可以把它白送给你。”

森：“那倒不必。可你得好好保存着。是真货，总有一天它们会吻合在一起。”

我听了很感动：“好的，我好好保存着。”

森：“哎，你当初怎么就认定这东西是真货?”对方的语气缓和下来。

我：“查史书判断的呗。”

森：“史书上怎么说?”

这一回轮到我侃侃道来了：“宋朝和辽代是两个并列的王朝。宋朝学术思想很发达，宋朝理学是儒、道、释三大思想的再创造，这对宋朝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，制瓷工艺也不例外。宋瓷的简淡就是宋朝哲学精神的体现，文雅而抽象。而辽代呢，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少数民族王朝，叫契丹族。契丹的意思就是镔铁，表示坚固。辽代著称于世的工艺也就是金银器。契丹人对中原汉文化顶礼膜拜。以我的判断，这些宋瓷是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契丹人手里，再用他们擅长的金属工艺包装起来。他们认为这样更漂亮。”

森：“哦！你说得很有道理。但是我不明白，既然你研究得这么深入，这么自信，你为什么还要把外面的金属剥掉呢?”

我：“你从国外来，也许不知道国内收藏界的情况。收藏可以说是一门最不需要创新的学问，一般收藏者都对书籍上传承下来的文物循规蹈矩，跟书本上对得上的，才是真的，书本上没记载的，就是假的。一些偏激者还持‘一点否定论’，形制、釉面、胎底、雕刻、绘画，只要某一点跟书本上对不上的，就全盘否定。”

森：“那你为了适应市场才那么做的？”

我：“是的，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。原先包着金饰的东西没人看懂啊，我无奈之余才这么做的。”

森：“其实只要人们真正了解那段历史，就能看懂这种东西。”

我：“是啊。我们姑且称这种器物为‘金包宋瓷’吧，它们是辽和宋二元文化融合的产品。这是两个文明程度相差悬殊的王朝。宋朝文明昌盛，学术思想发达，所以宋瓷有一种抽离世相的形而上意味。而辽代是游牧民族，还比较原始落后。从工艺美术角度来说，越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越崇尚简洁利落的纹饰，因为他们注重的是一种精神意味。越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越崇尚繁密花哨的古典纹饰，因为繁缛的纹饰表达出一种对蒙昧蛮荒的警醒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就出现了‘金包宋瓷’这一独特的工艺。这是很好理解的。”

森：“你分析得很到位。我也在想，辽王朝始祖耶律阿保机不是古罗马哲学皇帝马可·奥勒留，这个‘只识弯弓射大雕’的草原民族怎能理解宋朝玄虚的道教和理学呢？”

我第一次发出了轻轻的笑声，接着森的思路：“呵呵！对这个尚武、强悍而浓烈的草原民族来说，宋瓷的釉色偏于单调和灰淡，吊不起观赏者的兴趣；宋瓷的器型近乎吝啬地简洁，少有多余的赘饰。”

森也应和着我：“于是他们就‘异想天开’、‘独具匠心’，几乎鲁莽地用辽代繁缛的金属纹饰包住宋朝简洁优雅的瓷器。”

我：“这不啻为辽文化对宋文化的‘强暴’！”

森：“哈哈！”我听得见对方无声的爆笑。

我：“如果人们了解宋辽并存的历史背景，就能理解这样‘不伦不类’的工艺完全有可能出现。”

森：“也可以说，这是艺术的再创造。”

我：“现在搞收藏的人往往只懂得真赝鉴别的技术性知识，而不知道文

物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。”

森：“是的。这是非常普遍的缺陷。”

我：“其实对古董的真赝鉴别不只关乎一些技术操作的实用知识，还应怀有一颗对历史无限虔诚的心灵。”

森：“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。遁入历史的深处，自然会萌生对古老工艺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直观鉴赏力——一种审美的瞬间孤绝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顿悟。”

我：“在一个真正具有鉴赏力的收藏者眼中，只有真的才是美的。这种凭灵性感悟的直观鉴赏力对于真赝鉴别的重要性，甚至可以超过条分缕析的技术操作知识。”

森：“只有真的才是美的！说得好极了！”

我们静默下来。隔着冷漠的电脑荧屏，从未见面，我们却从聊天中感到彼此心灵的默契、欢喜，还有颤动。我和森之间独特的对话就是从网聊开始的。

过了几天，森又出现在我的 QQ 里。这一次，我们没谈古董，谈起了生活。

森：“冒昧问一句，我可以请你吃顿饭吗？”

我：“很抱歉，我不出门的，更不想见陌生人。”

森：“我们聊了这么多，我还是陌生人吗？”

我：“对不起，这是我的生活方式。以后咱们还是网络聊天吧。”

森：“你就整天在家玩古董吗？不感到沉闷？”

我：“不沉闷。除了玩古董，我还读书、写作。这样挺好。我可以关掉电视里布什总统的讲话而去烧我的饭菜，可以无视报纸上的爆炸死人事件而去睡我的觉，可以让电视剧里的人物要死要活地折腾而去悠闲喝我的酒啖我

的菜。我抽掉了异彩纷呈的人生内容，淡泊固守着生命最基本的需求。简单、狭窄，是为了追求生活的深度。”

森：“可那也是苍白。不经历人生的具体事件，你不觉得枉废了这一生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！”

我：“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呵呵。生活的经验告诉我，你最要死要活折腾着的，你一段时间里认为最锥心最要命的事，在浩渺的时间长河里都只不过转瞬即逝，微不足道。而喧哗闹腾过后沉淀下来的，仍是吃饭、睡觉等人生最简单的事情。我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做这些最简单的事情呢？”

森：“隐居只是你对世界无奈的表现。你说世界的丰富性无法被你穷尽，你觉得外面的一切都是局限的、短暂的。你隐居不过是想以虚幻的心理涵盖世界。隐居看世界，世界的丰富性也抛弃了你。”森在努力说服我走出家门。

我：“但虚幻也有虚幻的真实。从和心灵的接近距离来说，幻象是自我内心更真实的东西。当纪伯伦沉醉在幻象中时，他把幻象的模糊情味当做真实的酒。”我承认森切中了我的要害，但我还固执着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森：“我也像你一样喜欢隐遁于自己内心的梦幻，但是我仍觉得孤居对身心两方面都不利。你应该善待自己。”

虽然我看不见森的脸孔，但我能感受到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关切。

我：“不知怎么的，我可能天生就不适应社会。一走出家门，人就有了社会属性，就得隐匿自己的心灵。歌德说：‘你一走进社会，就该把你心灵的钥匙拔下放进口袋。’而我是整天靠心灵生活的。”

森：“我欣赏你靠精神生活的观点，我也是这样的人。但人不能光想着自己，还要想着别人，关注整个社会，尽一份道德的责任。”

森的话又说中了我的要害，我惊讶他的理解力。隔着冰冷的电脑荧屏，一个从未见面的人竟能如此了解我。我确实是个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者，我觉得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能独善其身已经不容易了。可森说人生还有一份道德责任，这触及了我的弱处。

我变得尖锐起来，为自己辩解：“并不是任何一种人任何一种生活，都在好坏善恶的界定范围之内，隐居生活就游离于社会道德的评判之外。人们有什么理由指责梭罗向瓦尔登湖垂钓？有什么理由指责艾米莉·狄金森活在一株苜蓿和一只蜜蜂构成的虚幻草原上？查尔斯·谢灵顿说：‘万物本无所谓好坏，把事物分出好坏乃思想使然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除了人类，整个自然界没有‘思想’。人类及其道德观独立于天地之间。’我的生活趋于自然状态，无所谓善或恶。”

森：“你太敏感了，我并没有说你善或恶，我只是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，并希望你能健康开朗地生活。”

听森转了口气，我也软下来：“我真的不喜欢走出家门，我的神经太过脆弱敏感。我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，跟别人小小的磨擦都会使我感受到萨特说的‘恶心’。朱尔·勒纳尔说：‘让我们留在家里，在家里我们才是体面的。让我们不要出门，我们的缺点就等在门口，好像苍蝇一般。’我就对这门口的苍蝇特别在意。”

森：“人的健康的生态活动必须在大地上展开，只有吃饭、洗澡、睡觉等，才回到自己的房屋中。出来看看吧，大地是富有诗意的。这种诗意不同于室内人造的诗意，那是一种漠漠渺渺的延展无限的诗意，回归生命原初的诗意。”

森的话激起了我对生活潜在的热情。我的乐趣是思考生活，而不是生活本身。既然是乐趣，说明我对生活仍是在意的。

大地上的异乡者

我：“生活中只有极致的事物才能激起我的热情，而极致的事物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梦想。所以我喜欢躲在虚幻的梦境里，或在现实中做极致的事情。”

森：“你喜欢做极致的事情？去旅行怎么样？”

森说得我心旌摇荡。走马观花的旅行会产生一种梦幻，使我相信还有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存在于远方。别的不用说，光置身于异域的地域、气候和习俗中就足以使我兴奋和释然。

我：“呵呵，好啊！”

森：“说定了！但我们得先见上一面。找个时间去喝咖啡好吗？”

我：“好的，但必须在夜晚。长久不出门，我都不适应外面的阳光了。”

森终于说服了我出来见面。说实在的，这种充满张力的对话让我感动。我们彼此都感到棋逢对手的快乐。

一天夜晚，我和森如约走进一间咖啡馆。里面阴暗而幽静，女侍者的衣香鬓影在黑暗的走道上飘来荡去。面对面在沙发上坐定，桌边橙色的灯箱发出柔和的光亮，照得我们都朦朦胧胧的不真实。见到森的那一刻，我蓦地一惊。他一头微髻的短发，身材结实，身上是法国式的打扮，穿藏蓝色的 LA-COSTE 休闲茄克，背 BANNY 深棕色单肩包，脚上是一双 LouisViton 皮鞋。他似乎耽于这些行头的细节，却静悄悄的不想张扬。特别是他那灰蒙蒙的眼神，跟他的名字“森”一样，给我郁郁苍苍的感觉，仿佛他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沉郁君子，背后缭绕着看不见的氤氲气息。即使躲在暗处，我仍感到跟人见面的紧张而不适。从隐身网络到真实见面，我们一时都不知从哪儿谈起。我看着灯箱，喝了一口咖啡。

我：“对颜色的偏好，也许能看出一个人的存在样态。我喜欢这种暗红的橙色，它是我居室床头的罩灯，温馨而神秘。”

森：“对颜色的偏好，还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。我也喜欢这种暗红的橙色。它还是街道两侧颇高的路灯、带有罗马柱的都市建筑外围的射灯，以及怀旧电影的画面色彩。”

我：“看来这种颜色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流行色，既有暖融融的群体性质，又有私人化的暧昧意味。”

森：“所谓小资情调也许就是这样，在顺从社会秩序和生存规则的大前提下，只在私人生活的琐碎处玩弄自己的喜好和个性。”

我：“是啊，那是隐入的，淡然的，不为人所知的，或不屑于示人的，带有些许懒洋洋的灰调。我喜欢！”

网络聊天时我想像森是个大气的男人，可见面时我却发现他内心里也是个像我这样细腻而安静的人，一个外粗里细的男人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我们好像都在找话题。

我：“说实话，我不喜欢跟人吃饭喝茶，特别在初次见面的人面前，你就张开你的嘴巴，亮出你的牙齿和舌头，把菜肴送进嘴里一鼓一鼓地嚼动，露出你原始的动物性一面。”我诚实地说出了心里的想法，有点煞风景。

森对我的孤僻和尖刻宽容地笑了笑：“我也经常在想，食欲原是动物最血腥最丑陋的本性，却在人类社会中演变成五花八门的美食技艺。动物没有美食技艺，所以它们的食欲至今仍很血腥很丑陋，但也很本真。人类文明，是否就是一种掩饰本真的伪善技艺？而掩饰本真的伪善技艺，是否就是优雅和高尚？”

我：“如果让我在社会文明与个人本真之间必择其一，我会逃离文明，

遁向本真。”

森：“看这咖啡馆，墙上挂着精美的壁画，桌子上摆着洁白的台布、锃亮的刀叉和优雅的烛台。坐在里面餐饮的红男绿女打扮入时，从窗玻璃外看进去也像雅致的物品。”

我：“但人是易碎的花瓶，一不小心就会炸裂。”

森：“人跟花瓶还是不一样。花瓶是空心的，炸裂了里面什么也没有。人的内心却暗藏着欲望和激情，往往一句话或一件小事，就会撩起他那动物性的冲动。平时，他只是被外表一层雅致的教养和礼仪小心翼翼地包装着。”他竟然对自己身上的那一套行头挖苦起来。

来之前我也修饰了一番。脸上抹清爽的 Clinique 黄油，唇上涂淡粉色 Dior Addict 唇彩，罗马字 Longines 手表，TOPKOR 羊毛中袖上衣，SAPPHO 羊皮坡跟鞋。坦诚的是，我们在批判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揭去了自己那层皮。

我：“我也不喜欢打扮入时坐在咖啡馆里，这使我禁锢。长久自由自在的生活使我对一点点约束都很敏感，哪怕是轻轻松松坐在咖啡馆里。我甚至讨厌出门时束腰衣服使我举动不便。”

森：“你在家都是怎么过的？”

我：“我在家里穿松松垮垮的棉服，身体的自由带来思想的自由。吃吃饭，喝喝茶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让内心的欲望和激情摆出来晒晒太阳，它们就不再胀鼓鼓地想冲出来，而是悠然释放为清淡的诗意。”

森听了笑咪咪的，眼里充满了欣喜。网络上他用否定的口气说服我走出家门，实际上他却赞同我。